

欲求

曾經，我擁有很多，也許客觀上來說並沒有很多，的確當時的我也不覺得自己擁有很多，只不過是把身邊的事物都認為是「我的」罷了。

「可以借我一支筆嗎？」

每當同學這樣問我時，我一定會把鉛筆盒翻一遍，找出水最少的那隻借給他，因為那是我的東西啊，當然是我用水多、好寫的，給別人不好寫的對吧？肯借就很好了。

我總是興高采烈地去逛地下街，每當用爸爸給的錢買了新的小說、公仔時總會感受到無比的喜悅，即使有幾本我根本連翻都沒翻過，有幾個公仔我根本不知道是哪個角色，即便如此，我仍然很享受將這些東西變成屬於我的那一刻所感受到的快感。

小學畢業時拿到了縣長獎，只因為爸爸承諾會買手機給我，即便不是當時最新款的，我仍然因為第一次有了自己的手機而欣喜若狂。

國中一直到了三年級下學期才開始發憤圖強，或許是想通了什麼又或許甚麼都沒有想通，成功地考上了自己心中最想要去的高中。對快樂的高中生活充滿幻想，書架上的小說也排列起了新的隊伍。

高中時因為有所期待而進入了數理資優班，班上很多比我聰明的人，我知道遠遠不只如此。選科系時憑著想像，潦草地選擇了心理系及資工系，最後因為分數的關係而來到了資工系。我相信這個選擇是好的，既上了國立學校，又是當前的熱門科系，周圍的人也都說我很適合寫程式。一邊告訴著自己滿足了大家對我的期待，一邊想著要如何布置展示櫃，並計畫將新的書架給塞滿。

大學三、四年級時面臨讀研究所與否的課題，當時的我深知自己無法面對一整年的備考生活，也明白爸媽很希望我讀碩士，因此選擇了直升。好消息是很清楚自己的能耐，壞消息是那股拚勁在不知不覺中已然消失殆盡。書架也好、展示櫃也好，此刻都早已佈滿灰塵。

有一次我做了一個夢，夢中我因為參加了與國家對立的活動而被通緝，我真的有參加嗎？我也忘了。在家中舒適地看著動畫時，大門被全副武裝的士兵用力推開，好幾個士兵衝了進來拿著槍指著我，我擺出投降的姿勢問道：「是死刑嗎？」

「對。」「好的。」「很抱歉，我們只能依照命令行事。」「沒關係，我了解。」

然後我就被士兵們帶走了。

「你會怕死嗎？」

若是有人這樣問我，我會回答不怕，但是我怕痛所以希望不要是因為被砍而身亡，出車禍的話希望不要是腦死，若是得了癌症我倒是會想要全力配合治療、做復健，讓大家看到我的努力而受到感動，當然還是能夠越安靜地離開人世越好。

如果他又追問「為什麼你不會害怕？」

我應該會這樣回答：「擁有的少、想做的事情不多、沒有一定要完成的目標，對我來說明天來了我就想想看要怎麼度過，沒有來那也就算了，就是這樣而已。」

「你活的很通透欸！」曾經有人對我這樣說，我回答：「也沒有，就一般地活著。」

「怕死還是不怕死比較好？」「如果可以給我選擇的話，我希望我很怕死，越怕越好，因為那就代表了我對每一天都充滿期待。」

「既然不怕死，那會想尋死嗎？」「從來沒有想過，我認為不害怕死亡與盼望死亡是兩回事，況且死亡本身應該是無法掌控的。」

「爸媽那麼辛苦地把你生下來、拉拔長大，這麼消極不會很對不起他們嗎？」「會，我很抱歉，所以我找事情給自己做、跟他們說我想要做什麼，讓他們覺得我對生命還有熱情，來減輕我與他們心中的愧疚感。」

「你真的什麼都不想做了嗎？」「我想要角色扮演，為此我上了超過半年的健身房，近期也開始學習化妝；我想要順利碩士畢業，為此這一年來我幾乎

每天都絞盡腦汁該如何修改程式做實驗；我想要去日本交換，為此我學了將近兩年的日文，也順利通過了N1。但說實在話，就算沒有做到又如何？」

以上四個問答是我與我自己的問答，僅僅只是為未來如果有人問我時而做的準備。

大約半年前，我去了台北的三創生活園區，到了六樓的動漫基地，看著眼前各式各樣、大大小小的公仔，心中生出了「好美」這樣的感慨，那個時候我問自己：「想買嗎？」，答案是否定的，當然有可能是因為我窮，但說到底「放在那邊而我去看」與「放在家裡而我去看」又有什麼區別呢？現在看著我買的那些公仔，雖然名義上是我的東西，但是我著它們的時候並不覺得是屬於我的，偶爾轉過頭去看，反而還少了當時在三創欣賞那些公仔時的感動。

在學校，我總是去吃心湖的自助餐，我其實有點無法理解為什麼大家不太喜歡吃自助餐，距離近、便宜、菜色多、好吃，雖然很多人並不覺得好吃，我明白大家正是因為想要從午餐中追求些什麼而跑去選擇了那些又貴又遠的店家，但是對我來說，一盒50塊的牛肉片與好幾百塊、甚至上千塊的牛排並沒有太大的區別。

午餐對我來說是一種讓我下午有力氣去上課、運動、做事物的東西，如果下午沒有任何預定的話那麼我認為午餐就算不吃也無妨，同理早餐也是，而晚餐只是為了讓家人知道我今天很正常，可以吃得下這些東西。

也許是這樣的想法讓我變得不挑食，同樣的食物連續吃也不會吃膩，因為我並不是那麼注重它們的味道。

我還滿期待一學期一次的導生聚，通常都會吃麥當勞、肯德基、必勝客等等，說來矛盾，我並不會去追求吃的，但是我很確定導生聚時吃麥當勞的當下是身心舒暢的，也許是因為免費的也說不定，也許我只是認為不值得花那些錢去追求這樣的感覺，若不是因為我每天都吃自助餐，我應該無法享受到這種快樂，我的目的也並不是要追求這種感覺，順其自然罷了。

上禮拜我騎著機車去加油時，加油站的員工將油槍從油箱拔出來時，汽油濺了出來，噴在了我的大腿以及機車上，當下我一動也不動，腦中只有「汽油有點冷」這個想法，然後接過他遞來的衛生紙並看著他拿著抹布擦我的機車與褲子。

有一次與親戚聚餐時，坐在左手邊的表哥不小心撞倒了放在桌上的啤酒瓶，三分之一瓶的啤酒撒在了我的左手及手錶，然後流到了地上，當下我的右手還拿著筷子夾著一片魚肉，大約花了0.1秒的時間思考後，我決定先把右手的魚肉吃掉，於是我一邊咀嚼著食物一邊看著表哥慌張地拿著衛生紙擦著我的左手，我跟我的表哥並不太熟。

「不好意思，你的手錶有防水嗎？」

「應該有，但是我不知道它有沒有防酒就是了。」

常常有人說我很淡定、冷靜地像是甚麼事都沒有發生一樣，實際上發生在周遭的也真的都只是一些雞毛蒜皮的小事。

有一次我參加了某堂「認識情緒」的課程，帶課的心理師要我們把這一週感受到的至少三種情緒畫在紙上，橫軸是悲傷、快樂的程度，縱軸是感情強烈的程度，而我畫的情緒都幾乎落在了橫軸上下，「我感覺不太到情緒波動」當下我這樣和大家說明。

「所有的情緒都是嗎？還是說其他的情緒波動你可以感受到？」有人如此問我。

我認真想了一下，晚上自己一個人待在房間時總會感覺背後涼涼的，忍不住回頭看；一個人走在夜晚的路上、或者是昏暗的地下室時，我總覺得前面的人、後面的人、暗處會有人突然拿出刀來捅我。只是很單純的、無法停止的想像罷了，也沒有像被害妄想症那樣產生幻覺，但從中我好像可以體會到雞皮疙瘩、全身發涼的恐懼感。

「恐懼... 吧？我好像可以很清楚地感受到恐懼。」

我這樣回答那位同學，而他也沒有再繼續問下去，想必他也只是隨口問問，並無抱有太大的興趣，同時我自己也沒有什麼興趣。

「是『無欲無求』還是『害怕追求』？」

我不清楚，至今我問過自己無數次的問題，仍然得不到答案。

「神真的存在嗎？」這樣一個被問到爛的問題我可以很輕鬆地回答。

「我認為是存在的，因為我不覺得否定神的存在會帶來什麼，而選擇相信則為我們帶來了心靈上的寄託，所以我相信祂的存在。」

「真的想要去日本交換嗎？」其實這個問題的回答也一樣。

「想，因為不想去的話並不會帶來什麼，選擇想去的話就會感覺到自己正在行走著，這給我帶來了一種安心感，所以我相信我想去。」

也許有時候需要的不是絕對事實，僅僅只是需要一個相信的理由而已。

那為什麼還是有問題解不開呢？我想只是因為還沒找到自己需要的解釋。

對我來說很簡單的問題，可能對別人來說異常困難；對別人來說很簡單的問題，也許我終其一生都無法將之破解。

起跑線不同又怎麼會有同一條終點線，我深知這個道理，當我解開這個疑惑時也許我就能夠停下腳步，若碼表上的時間還未暫停，那麼我就繼續奔跑，直至抵達屬於我的那條終點線。

「可以借我一支筆嗎？」

如果現在有人這樣問我，我會先問他要什麼顏色，然後拿我認為最好寫的那一支筆借給他，並不是因為我變的大方，也不是因為我期待著什麼，就只是很自然而然地做出了這樣的決定，順便欣賞自己。